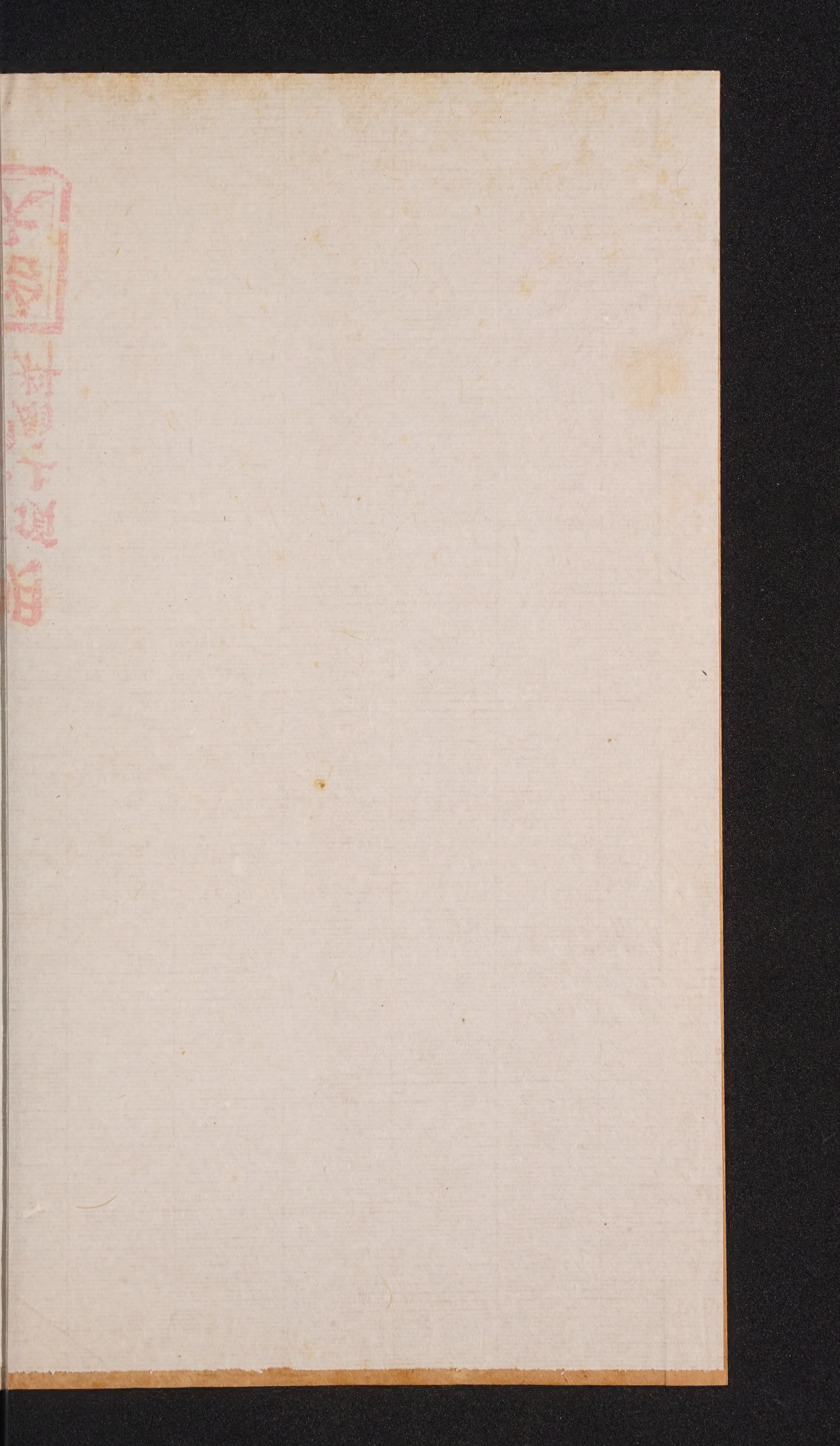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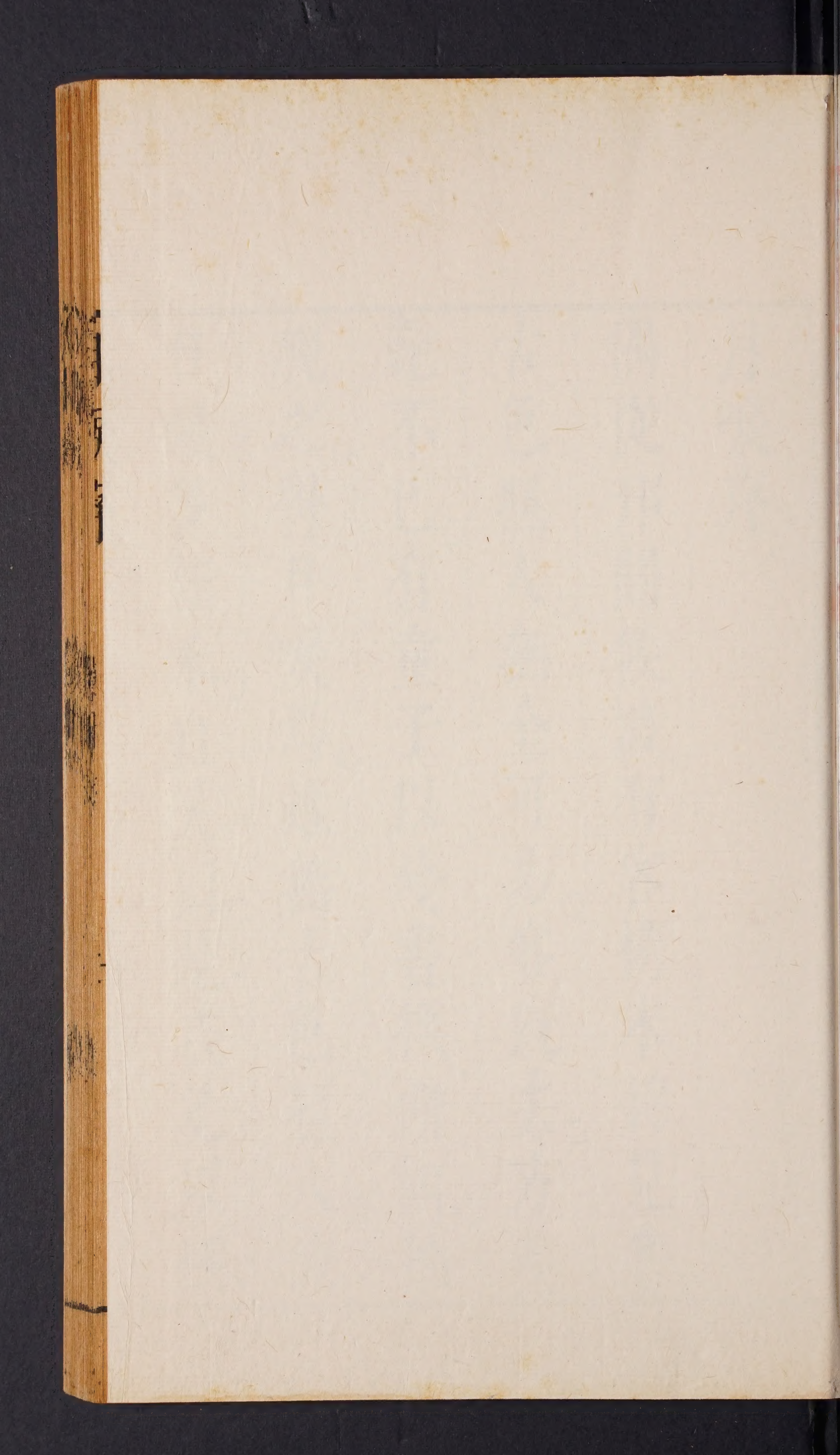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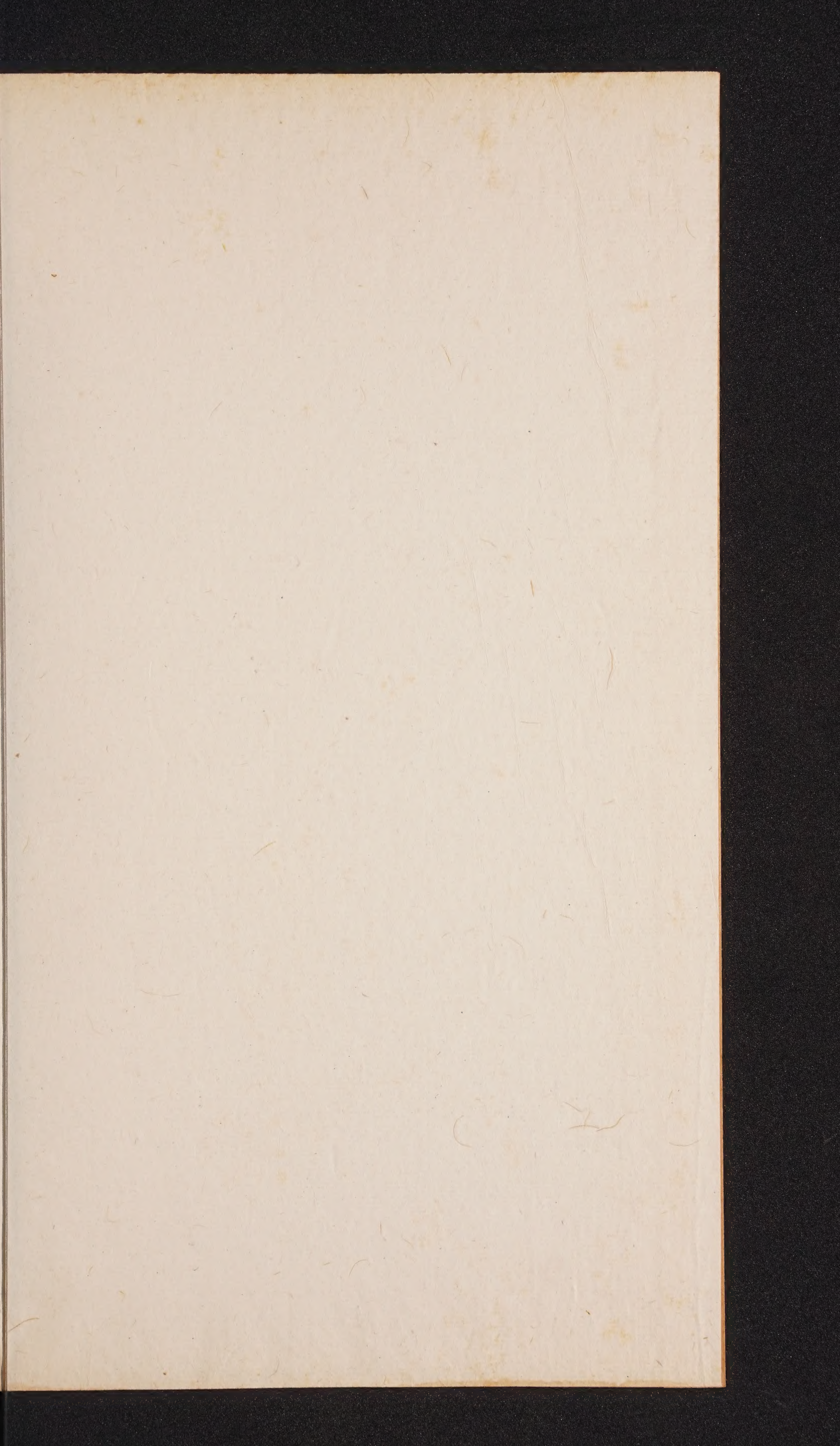








月唳序

偶從邗關候渡。有客携宋錦見售。古色照人。無金可易。客既去。方羨艷不已。有童子以殘書換餅餌。抽視之。得月唳焉。雖無古色照人。流目頗多新釆。自笑曰。是或足以酬

宋錦也以十五餅易之不異十五城之趙璧也即坐津頭讀之讀至知棄楚必能與漢曰是[illegible]袞之繡也至無可奈何真奈何曰是上林之錦也至爭聽嬌鶯第一聲曰是公子之金衣也至豈是尋常少年

曰是玉陵之統衿也至滿身花影生寒曰是楊㣑花蕊衣也至秋水碧于儈眼曰是氷綃霧縠之紋也至試看玉女化金仙曰是雲裳霞帔也至影弄銀河之月曰是天孫一日七襄也至青樓諸品曰是裁

成五色嫁衣以待王昌者也吁嘆
不已津頭人曰若人也其以未得
古錦而吁嘆者耶予曰否否錦已
得之矣

廣快書卷十七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月呪　麥仲望元本

范大夫載西子隱跡自有深心恐敗吳轉以亡越蕭相國薦淮陰登壇獨具隻眼知棄楚必能興劉

客養三千以魯仲連視之[illegible]爲狗盜雞鳴千古

高東海者誠爲孟嘗抱歉賢歸四海以汲長孺視之盡是奴顔婢膝萬世仰内史者深爲平津負羞

人至乞憐之時則耳目肝腸皆爲效勞承奉之具士當得意之日則喜怒笑罵盡成揚眉吐氣之資

數椽茅屋遶槿籬倚幽巖而翠滴臨清澗而雲流地閒苔厚俗轍無驚愛小犬時眠無形可吠

此處士之山莊絕勝金鋪玉戶幾帙瑤編共玉
案消寶篆而琴閒對蕉牎而榻靜茗啜風生麈
棼不染喜幽禽忘豖恍性相隨此處士之潛養
自超勢熖聲高
燕窺簾幙得主人似曾相識果相識花落園林
舞春恨無可柰何真柰何
一任吳姬柳葉卓氏遠山何如新月初三夜謾
誇楚館鵾笙秦樓鳳管爭似嬌鶯第一聲

未滿先求退羨下澤車易足于馬少遊歸閑不
厭貧愛三徑菊自樂于陶元亮
清談落筆一萬言非李供奉無此別調白眼舉
杯三百斝惟李供奉有此別腸
紅袖低翻香拂黛凝粧鏡媚紫簫忽斷鳥藏風
靜碧雲間
無言語非無言語無文字非無文字此不二門
見于絜定之日任寂滅非任寂滅任空虛非任

空虛此最上乘得于梅熟之時
無言不佳笑德撩之濫譽是人皆悅鄙王導之
周旋
一榻下賢應爲曠古盛事千金買笑豈是尋常
少年
盡精忠而千秋斷怨不平莫如武穆享極侈而
萬世無口可議祇有汾陽
傍岸枕魚簑翡翠偷窺白玉尺穿林收牧笛鸜

雖爭棲黑牡丹

幾許寸心至山海所積之事理填之不滿么麽

兩目極日月所遍之形物堆之自消

手談癖戀傍幽篁一徑風聲成韻樂聖歡隨泛

明月滿身花影生寒

星列漢廻大塊文章無並鳥啼花謝化工歌舞

超倫

雪積顛茶一樹珊瑚敉白玉露凝修竹數竿翡

翠綴明珠。

涉世貴模糊。無效屈大夫之清醒。處身任自適。不防阮步兵之猖狂。

理不可以解。爲解能生障。道不可以言。爲言能有窮。故學士家言語文字。一切可刪。

㚘以刀鋸炮烙。懼以異相奇形。堪笑山鬼遁更遁。搷。靜若潭月巖雲。定若凝脂沾絮。何如老僧不見不聞。

江湖廊廟總關心。杜拾遺若應憂民憂國。月下花間惟自醉。李學士相宜任俠任豪。

不着根宗。狗口耳而習章句。即欲爲富貴之階。今日之青衿堪嘆。無關時弊。假忠赤而議雌黄。徒自爲名節之地。當世之白簡可哀。

伯夷遜侯封而謝世榮。笑叔旦之不知。而欲縻祿位。許由逃大寶而輕軒冕。嘆旅人之不諒。而疑竊皮冠。

慾起寸心幾似咸陽火烈怒冲兩目何異天寶霧昏

華弊存法重魏公明之慶曆因弊變法陋安石行之熙寧

一言拜相位可云輕五斗博州價可為賤

重耳之伯常乞食于野人文叔之興曾燎衣于破竈楊誠齋謂人不饑不寒最當用思見及此已

萬泒投醪。皆醉莊王之惠。三軍挾纊。盡暖楚子之言。

富致白圭。取衆人之所棄。德成李襲。棄衆人之所收。

技貴尚時。須識屠龍不如屠狗。學期適用。當知相駿不如相駑。

惟賢來賢。梁公之桃李可愛。惟不肖投不肖。陽貨之蒺藜堪羞。

論端木氏多聞伎能徒具車兵在手觀曾子與
守約力量眞搽寸鐵殺人
肆志凌霄應超漢時意氣忘情麈郡卻晉代
清虛
逵桓南郡之空函鄙洪喬悞生于僤加劉文叔
之長腳羡子陵狂如其常
笛韻撩幽林聲喨梅花蛟自舞茶烟起靜室羣
梟寶篆鶴來啣

眞藏華刖制度或突于一眼而精神漸露于眼
眼者是含章畜彩之珍非來自商周即遺自秦
漢雖俗子見麾自能售于世祿之氏質陋色莊
彫琢或炫于一時而耳月易厭于時時者是欺
世盜名之物非陳之少室即列之何樓雖識者
難賞自能投于暴富之兒

縱飲樂幽林遍尋黃甲煮紅葉狂吟題峭壁時
倩青松掃綠苔

遇風定花猶落之境。俗態應消。當鳥鳴山更幽之時。塵情自斷。
有恨風前堪惜。梅殘千片白無人。江畔可憐月冷一痕清。
拎翠漫行吟。樂意相投啼鳥亂。扳崖倦坐石。歸心恰似落花多。
潘夏風流爭美。璧輿兩個。阮何俊逸。共誇宋殿一雙。

度筏尋幽秋水碧如僧眼登樓萃秀晚山青似
佛頭
閑坐閑行閑自忘任聽鶯語移時立思來思去
思無住幾逐楊花觸處飛
聆碎語調簧賸接嘉賓數輩玩群葩吐綺如挾
粉黛千行
寶樹七重圍香浸維摩之室雲華五色擁光臨
大覺之仙

淨界花飛悟空時見香成雨祇園金布證果常
看福有田

潚院風來孰禁怒生蒼檜半窻雨過誰關寒怯
幽蘭

杜宇一聲驚憏春紅萬樹文禽幾隊靜沉晚綠
半塘

翠袖新裁玉笋嫩增鸚鵡綠湘裙初試金蓮嬌
映荔枝紅

服曉日。飡晚霞。五臟華生。似錦。伐皮毛。反髓骨。萬年春浩齊天。

美歐陽修之醉翁。醉不在酒。愛竹林子之醉。老醒不妨醺。

號伏鸞。號隱鵠。雖世揚其芳。爲璞玉。爲渾金。必自居其實。

痛飮美酒。熟讀離騷。便成名士。矯薄今時。徒徇古制。卽是腐儒。

大卿放生丞相焉能無恥虞侯割股帥君應自
負慚
漢水奏竒一人膽喪千人膽鄭門歸市千人心
慕一人心

附品花木

瘦骨横窻雪艶冷凝千嶂月暗香入座氷魂清
散一簾風
冷艶映江邉不受塵埃半點清芬來竹外應消

俗態千般。梅花

萼破如脂艷質多欺白雪。葩繁似杏異香滿散

紅雲。紅梅

粧學漢宮嬌慢道黃姑超白苧姿刋東閣艷試

看玉女化金仙 蠟梅

翠黛神清羞比薛家紅線碧桃姿秀爭誇石氏

綠珠 綠萼梅

庭前妙舞亂霓裳恍秦弄玉之謝世溪畔香魂

冷羅襪如許飛瓊之飄仙落梅
笑日舒霞嬌映武陵之水披風爛錦艷倚宋玉
之墻
和風酣逸態恨消九陌之塵烟景麗濃妝嬌助
萬村之色桃花
爛熳午橋亂簇千機之錦輝煌唐苑平鋪十里
之霞杏花
堆瑤簇玉雪爲神幾在龍昌寺裡縞夜鮮春桃

失色如登碧落堂中 李花
品指神仙共賞春風綽約艷疑妃子爭憐曉日
輕盈 海棠
日研金汁寫千尋常潤紫毫射斗天散錦箋呈
五色時看少女書霞 木筆
吐玉含金恍見瑤奴開錦帳扶紅倚綠忽牽秦
女畫娥眉 薔薇
艷凝曉露千房可愛新裁雞舌紫香細晚風一

綠却疑初破麝臍黃 瑞香

素質幽閒宿與羅浮同夢靚粧貞靜特披月姐爲鄰 梨花

曉露麗丰神忽見艷粧欲動晚烟含倦態恍懷春恨無窮

一縷暗藏深護繁華金世界十重高擁突呈富貴玉樓臺 牡丹

國色超塵丰度艷如雪魄仙粧絕世精神皎似

蟾光。白牡丹

霞爛赤城。常使元稹之賞。錦翻蜀浪。忽牽居易之吟。

艷質露凝。夜月不關雲髻重。芳心蝶戀。晩風那惜玉樓寒。芍藥

糝徑舞輕盈。粉蝶忽驚。魄散穿簾。逐上下黃鸝驟接。魂迷。楊花

翠幄園春。可愛艷妖扶綠袖。珊瑚映水。慢教溪

女染紅雲。榴花

玉露嬌含半艷與朝霞等麗金風笑倚精神。與

秋水同清。芙蓉

勁節不摧艷散岷嶺之雪芳姿挺秀光被建溪

之風。茶花

露浥檀心半吐月華萬朶風吹玉面盡開雪艷

一屏。酴醿

潔似玉塵常向翠樓粧夜色輕同柳絮時隨紅

葉舞秋聲　蘆花

黍白黍紅幽伴籬邊之菊顧影顧艷低垂水曲之天　蓼花

翠葉間千層影弄銀河之月金英綴萬縷香飄玉宇之風

佳種紛栽世上遍成鷲嶺異香滿散人間盡是廣寒　桂花

絳萼參差萬叠遮鋪霞艷碎芳苞爛熳數枝爭

旋錦標長　蜀葵

緯約迎風恍似太真解語輕盈照水幾如西子臨粧

翠蓋紛從擁宓妃雲漾一川之水紅幢亂簇隨湘女錦翻十里之風　蓮花

玉質艷波光驚水仙之聯一隊瓊姿鮮露彩疑月姐之化千身　白蓮

輝合霞冠絕勝喬家二女芳聯雲帳應誇漢殿

雙妃。並頭蓮

幽色堪娛。常使謝庭之賞。紫莖可愛。時飄鄭國之香。蘭花

晚艷當秋。金谷懶隨鬬春色。嘉名取寵。玉堂曾近沐君恩。紫薇

節勵金風。應笑千花落魄。姿妍玉露。何如三徑當時。菊花

皓素愛江妃。常吸月中之露。清芬羨姑射。不染

世外之塵　水仙

瑞發九莖曾含秀于金殿光浮五色忽飛影于玉墀　芝草

碧玉枝柔如挹王恭逸俊黃金色嫩恍接張緒風流　柳

千尺影搖幾見蛟龍欲起半天聲撼忽驚風雨生寒　松

黛色參天貌古武侯之守蒼髯聳漢寒凜御史

之臺 栢

清散午階可愛枝枝垂碧玉翠洗曉露應奇片片剪青霞 梧桐

綠扇横窻案上之瑤編生色翠旗映戸庭前之珠箔增輝 芭蕉

逓遷當庭影薄忽看山色漏臨窻歌𢇁韻寒疑是雨聲來

玉骨凌霄青女難欺雅操翠葆拂浪封姨喜揖

清標○竹

附品青樓

春雲不待膏沐○檀口何用吳香○獺髓慵施○羞侶鄧氏之媚○梅花懶逐○別有壽陽之嬌○靚卿之靚粧宛虢國夫人在目○

矯若乘鸞素女○飄如臨檻麗華○弱質輕盈絕勝柳隨風舞○丰神綽約○爭誇鶯啄花飛○靚卿之逸俊宛朝陽小燕在目○

白雲自失素艷。明月應讓容光。冰姿可愛皎同玉樹臨風。秀色堪飡。麗似芙蕖映水。覩卿之精神宛凌波仙子在目。

秋水堪挑堪盼。杏臉宜喜宜嗔。芳心忽醉自忘露染雲濡。密約頻溫。如接花香鳥語。覩卿之風致宛若若耶西子在目。

秋水鏡序

秋水爲鏡。不止照徹鬚眉。即氷雪之肺腸。悉欲獻其影焉。一切朱粉螺黛。有所不受。作鏡中遊。而覺水之受染也。然懸鏡者。亦嘗自照耶。如所謂于詩書外得幾分。于山水

外得幾分。山花徑竹。艷于粉黛。松濤石溜。清于管絃。蔡澤爲名利塲中羽客。資之作烟花隊裏仙流。昨霄雨過蒼苔滑。免向巉巖險處行。朱門幾處躭歌舞。猶恐春陰咽管絃。一醒一醉緣何事。坐對寒花烟

滿庭湖中多少遊湖者半在斷橋烟柳間萬里長江安得不千里一曲不如嫁作商人婦免此江頭一叚愁端人正士坐堂中一切羣魔自遯跡皆自照語也秋水無私人人可照洪先生開秋水以鏡人欲

人人共獻氷雪之肺腸耳。不然。如以人爲照。寧免子高窺井而發槃。鄒忌照鏡而失妍耶。其拍洪厓之肩而讀秋水之篇。終不使人私我。固知秋水鏡。不可作臆說觀也

仙臞何偉然題

廣快書卷十八

西湖何偉然仙臛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秋水鏡　删洪月誠臆見本

淵明田園樂云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雖是農家常事然景出天然意會偶爾自是田野中眞率趣味若春日鶯聲戴顒以柑酒聽之草際蛙鳴稚圭以鼓吹視之襟懷雖是曠達然向清

幽境中着一濃艷想恐猶是情識用事

降魔禪師在歸宗會下一夜巡堂大呼曰我大悟我大悟宗問悟箇甚麼師曰師姑原來是女人蓋道體具足縱使聖賢經綸帝王事業做到極處只還得本來面目而已所謂悟了同未悟歸來尋舊路深得儒佛宗旨

客有貨玉帶於王旦者使弟繫之問還見佳否弟曰安能自見旦曰玉重罷也自負重而使觀

者稱美得無勞乎又有以古硯獻孫之翰者曰此石呵之則水流其直三十千翰曰一日縱呵擔水所直三文耳何用此爲夫珍奇玩好上以開賄賂之門下以通獻納之路其爲官箴之蠹多矣二公獨從人情騰沸中出一清冷語使獻者氣沮受者色愧雖偶爾之譚所以警貪汚而持世道良非淺也

天地有無窮的力量然一日纔到午後便急忙

晦冥以蓄來日之光華一年纔到秋來便急忙收斂以養來年之發育人生才力幾何分量幾何而事必欲做盡福必欲享盡智巧必欲用盡是焚林而狩竭澤而漁矣如明年之無獸無魚何

善讀詩書者於詩書中得幾分於詩書外得幾分善玩山水者於有山水處得幾分於無山水處得幾分益遊神於象貌之先會意於詞說之

表纔可作詩書解人出水知巳不然如留情花酒者種花幾畝儲酒幾甕而曰我愛花我愛酒祇爲貨花之賈釀酒之奴而巳

夫斧斤鴆毒常寓於袵席杯觴之間笑語嬉洽未必非關弓下石之人故佹邊之弓矢易避而愛裡之戈戟難防苦處之坎坷易脫而樂地之陷阱難逃此聖人之畫卦比卦爲親附之義而險亦居其中需卦爲宴樂之象而險亦伏其下

其防微示儆之意深矣。

宋丞相與范泰卿同學宋既登第泰卿仍棲遲泉石。一日相遇於途宋謂范曰昔共燈火子嘗謂我不知今日孰勝范笑曰子之勝我特在聲色服食耳然山花徑竹艷於粉黛松濤石溜清於管絃菰羹鱸膾甘於珍饈冬裘夏葛適於袞冕食罷而舞酒酣而歌日高伏枕魂夢亦自安閑以此觀之子仍不如也噫世人只是滾滾於

馬頭塵匆匆於駒隙影不入此境界故不知此趣味耳試向泉石佳處息心靜坐得一陼清寂趣則以此較彼眞不啻蘇合之於蜣螂也秦卿豈浪言哉

饑則附飽則颺煖則趨寒則棄古今通患唐人詩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依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又云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盡杏花飛始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淸陰待我歸誦二

詩令人不勝興炎凉之嘆安得舊巢之燕山窗之竹與之締貧交而共歲寒哉

昔一達官營第誡築者善爲之築者曰都城内外其墻皆某所築只見人逝墻在未聞人在墻傾達官默然又一婦再醮其夫偶出前夫故衣令工人修而短之工人沉吟不決其夫曰以長作短何難之有工人曰長者易爲短但恐難再長耳其夫亦愀然夫大塊且屬微塵此身尚爲

泡影。況塵中塵。影外影。如第宅妻子。其去留聚散。不過暫寄之蘧廬。偶遇之宿鳥耳。二工人微辭婉諭。眞足以醒幻世之夢。

南唐關司稅重。商皆苦之。會畿甸亢旱。烈祖問曰。外郡皆雨。京城獨無何也。申漸高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烈祖笑而除之。又李茂貞榷油以助軍資。因禁松明。張廷範曰。不如併禁明月。茂貞因而弛禁。語言微中。可以解紛。信矣。至桓玄

纂位忽然地陷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南燕冬月不氷燕主惡之李超曰良由密邇帝京接近日月耳噫心乎爲國者隨事獻忠意在阿君者百計貢諛忠佞之分途如此

人皆曰人非木石誰能無情不思木果無情何以相思名樹連理成枝有華皆笑無葉不顰也若石之叱而成羊飛而爲燕聽法點頭望夫立化又誰謂非情耶噫木石且然况于人乎故墮

甂不顧達矣。終不若求遺簪者之厚。鼓盆而歌高矣。終不若哭瞽女者之仁。所以寧爲有情之癡愚。毋爲無情之曠達

夫氣序原無遲早之分。人心自多欣戚之念。得意則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失意則曰。水近偏逢寒氣早。山深長見月光遲。樂天獨不云乎。何處臺無月。誰家樹不春。會得此意。處處見樹綠山青。時時有風來月到矣。

昔人云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臙脂畫牡丹又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粉飾雖工炫燿縱巧不過倍奉得他人一雙耳目而已於身心何涉唯子美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王元云古調俗不恊正音君自知乃所謂知希我貴

有僧獨居深山山鬼百計誘之或戲以美色或攝以奇怪僧皆不動久之寂然或問其故僧曰

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也世間一切橫逆衡皆是難我的山鬼若稍有承認的念頭便受其制縛只如此僧不見不聞眞似野火燒空不撲自滅矣

仲連義不帝秦復逃封爵之賞子房功成破楚遂從赤松之遊所謂一拳打破山碎手上無痕一口吸得海乾喉中不濕乃眞高手太冲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盧太白云事了拂衣去深

藏身與名其見及此乎

明道與伊川同赴席伊川見坐有聲妓即拂衣去明道歡飲始散次日伊川猶有怒色明道咲謂曰昨日本有心上却要無今日本無心上却還有人心本自圓通如鴈過澄潭鴈去而譚無影風來踈竹風息而竹無聲稍有沾滯便受累多矣程叔子之正似不及伯子之冲和也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

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玩盡世間好山水景綸曰盡則安能但到處莫放過耳大凡遇高人勝事若輕放過便讀盡五車遊遍四海識盡天下賢豪猶然故吾而巳只是遇一事便莫放過一事若老吏之勘獄若猛將之焚舟則一卷可盡二酉半畝不讓十洲而海內英賢又自三人行中得之矣惡用盡爲

居古人之後議古人之事則易處古人之時行

古人之事則難故尚論者毋從瑜中摘瑕當從瑕中求瑜如坡翁題歸湖圖云功成不受上將軍一舫東歸笠澤雲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更迷君又松雪題戲妻圖云相逢桑下說黃金料得秋胡用意深不是別來渾未識黃金耶試別來心二詩無中生有死中求活善於出脫人罪議論人物者當以爲法

劉長眞王仲祖同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獻

以盛饌長眞辭焉仲祖怪而問之長眞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此語極得葢龍以可豢被醢魚以貪餌受烹君子嗜好不謹一爲小人所中假以作緣則心腹肝膽皆在小人掌握中矣

一僧終日默坐藏主問何不誦經對曰不識字藏主曰何不問人其僧乂手鞠躬而問曰這是何字藏主默然葢天下有無形之字無字之書善學者當向未畫前識取從無言處悟入此僧

以身爲字正得此意世乃有終身伊吾而不識一字者可勝歎哉

鳳鸞曠世希逢而鴟鴞無時不有芝蘭栽培不茂而荊棘隨地皆生可見凶頑之種蕪穢之類天地且不能盡去之況於人乎故君子之於小人上則以德化之使虎狼革其毒性鴟鴞懷以好音次則以量容之使虎豹隱於山林虺蛇藏於澤藪纔是天地生成德量若必欲搏擊而誅

鋤之。是以暴益暴以頑濟頑也何以爲君子因天時與地利便成農圃之裁成損有餘補不足即是商賈之經濟葢大道不外庸行真脩不出素位人生只是日用不知耳惟康節云酌有淺深存爕理飲分多少係經綸莫笑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又陽明云饑來喫飯倦來眠即此脩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解却從身外覓神仙二公葢深得個中趣者愼毋持燈而

更覓火也。

昔人云。莫使滿帆風。須留轉身地。若曹操之伐吳也。符堅之伐晉也。空國而行。與幸一舉。皆不留轉身地者。卒之一膽落于赤壁之烟塵。一䰟喪于八公之草木。至今言之。猶使英雄墮淚。豈非千古炯鑒哉。

作人源頭清淨。心體光明。才是高品。不然。即冒襲聖賢。依附名理。總之名教中一奸。八衛士而

巳如种放以高隱開捷官之徑公孫弘以曲學擁下士之名迄今爲有識者所姍笑又不若蔡澤爲名利場中羽客漁漁之作烟花塋裡仙流瑜不掩瑕瑕不妨瑜猶勝玉表石中者一等

高世則墓碑厚而且美黄少保欲分其半爲神道碑高之後裔曰相公何取之薄黄問故對曰恐後人復分公之碑耳又錢尚書使鄉人治第磚甓亦取給焉一老傭取黄瀚墳磚應之錢怒

老傭曰黃墳之磚亦某取自舊塚中者無足怪也夫悖入悖出毫髮不爽天道固然詩云下侵一尺土上欺五尺天未知百年後畢竟落誰邊語亦痛快

稽康之鍛武子之馬陸羽之茶米顛之石豈真癖若此蓋高人韻士與世不諧故借以寄其磊落之懷洩其憤欝之氣耳世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皆緣碌碌風塵胸中無此一段癖嗜也

人有過橫逆而思報復者。卓吾子曰。天方助桀。胡可與爭。犬自吠堯。於我何語。急而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以待之。在彼自有烏江之刎。又況彼之吽跳。有識者已鄙其狂。我之安閑無知者亦服其量。使丙夜而深思。彼之含羞。其何以解。即終身不報。我之得勝亦多矣。言雖近于憤激。過橫逆者試思一過。胸中磊磈。不渙然冰釋乎。

秦皇漢武雖非賢君而大略雄才能别開混沌

留侯武侯雖非儒者而仙風道氣自不落塵凡

故士君子未能堯趨禹步周程孔規遊中正之

途亦當脫局中之見獨立丰裁馳城外之觀自

樹標軌切勿碌碌作轅下駒栖栖若籠中鳥爲

英雄姍笑

閔子聞瑟音知其有貪心者以見貍捕鼠也蔡

邕聽琴聲知其有殺心者以見螗捕蟬也夫目

觸心動。日可邪視。心可妄動乎。

客携小畫一幅。餽送達官。上畫一樵夫荷篠而立門內。有老婦倚門顧之。一士子題云。老婦喚翁翁住聽。歸來須束擔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休向巉巇險處行。噫。入仕路者。恨不恩加九錫。趨利途者。恨不貫纏十萬。誰肯輕束擔頭。卒之犯危履險。一跌不收。悔無及矣。

孔文舉云。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陶淵明云偶有美酒顧影獨酌酒盡興酣悠然而樂天論襟懷淵明不及文舉之豪邁論趣味文舉不及淵明之恬夷然正不當以優劣論也時可同人則高明滿座不以爲濫時可獨樂則揮杯勸影不以爲僻總之期於得趣而已

四民情農最苦故聶夷中詩云父耕原上田子劚原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脩倉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

李紳云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又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四詩描寫農家艱苦情狀惻然動人李約祈雨詩云桑條無葉土生烟簫鼓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聽歌舞猶恐春陰咽管絃何也彼膏粱紈袴不聞稼穡艱難不覩胼胝勞苦恣睢暴殄終身葬埋於肥甘輕煖之中而不知農事之當恤李約所以深致其慨也

東坡平日好蓄藥而喜釀酒或曰公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專釀酒何勞已以為人也東坡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醉酒吾爲之與適皆專以自爲耳噫世人皆同調相和同病相憐坡公獨無病而憂人之病不飲而喜人之飲合異爲同眞有太公的氣象彼曹瞞多智而嫉用智之楊修隋煬能詩而忌善詩之道衡又於同已者而異之矣人品何啻天淵

李翺問藥山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舫飄入羅剎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爲。李不覺怒形於色。師咲謂曰發此嗔恚心便是黑風吹船舫入羅剎鬼國矣葢人世一切禍區福境皆由念造。故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成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氷。一念覺悟船登彼岸。時時提醒此心愼勿墮入羅剎國中。德因量以消長。福隨量爲淺深此弘襟大度君

子也。如丙吉不問吐茵之胥。劉寬不怒覆羹之婢。高矣。至柳公權盃盂在笥爲主藏者所竊。猶笑曰。銀盃羽化矣。張士簡舟米三百斛運幹者耗失大半。託之雀鼠。士簡直嘆曰。壯哉雀鼠。襟懷何等曠達。下此乃有買一絹而往復討論。使婢以牙儈鄙之。設一宴而十餘自起。令其屬以侏儒目之。以此較彼。何啻溝澮之於滄溟乎。語云。心大者萬鍾如尾毛。心小者一髮似車輪。于

此尤信

公孫弘布被人譏以詐范忠宣布被人亦譏以儉何也葢富貴而不義則貪汚之五鼎不及狷介之一瓢富貴而義則王公之華衮無媿士人之敝緼此儉所以與詐皆譏也然與其使人譏以詐吾寧使人譏以儉

呂純陽受學於鍾離子三年鍾離子授之以丹使點鐵爲金以滿功行呂問曰是金終還變否

鍾曰三千年後復爲鐵矣呂愀然曰如此則誤三千年後人矣功行之謂何鍾曰善哉卽此一念可萬年矣於長生何有葢終始十世不離當念道家以一念之差爲潰丹釋氏以一念之差爲墮輪迴戒律之嚴也有以夫

塵生甑內魚遊釜中貧亦極矣而百世咸慕其清食必萬錢宴必千燭富亦極矣而千載猶嗤其後可見淡泊之境賢哲所棲濃艷之鄉陋劣

所托榮通醜窮其人可知矣
陳履吉愛書成癖一日觀史偶起劚藥而鹿殘
滿地履吉怒甚其婦笑謂曰山家久入洪濛獨
文字機緣未了山靈故遣老鹿脫君機械耳何
以怒爲大抵人之垢病易去而潔病難去故士
人不貪官不愛錢而獨爲文字魔爲詩書癖舉
一生精神盡消磨於文場筆陣之中亦一潔病
也所以吾人嗜好一切以淡爲貴

李伯時工於畫馬法雲師謂其死後必入馬腹伯時求度於師師曰但學畫大士像此念既眞彼念自息矣夫繪馬者直手摹之耳猶然墮落若此況人面獸心者哉噫如牛哀化虎楚嫗化黿吾又不知何以度之

周叔夜赴楚臬請益於揚抑齋抑齋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凡事不可太要好又士人林向陽字茂春謁曹定菴定菴曰子名向陽又字茂春

都從旺處一邊走不可不思噫世人事事揀好的做從旺處行不知有陽不能廢陰泰極則必歸否造化且然況人事乎

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忌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起疑此通患也故昔有當路者劾一州佐州守固言其佐賢明力爲辨論當路者怫然怒曰我豈蔽賢者耶併劾其守又一令及丞皆刻薄獨薄長厚偶宴集簿以事先辭去一鄉

先達因以長厚贄簿令變色言曰我輩皆薄德者耶遂罷席夫揚人之善自是美事然妍醜太明激揚過甚或顯賈株連之禍或陰受波及之殃其爲害之不小也君子處此固不可無明諍之讜言亦不可無曲全之妙用

胡九部貧居食力每日晡時必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大抵鳥不入籠不知茂林深樹之爲樂獸不投阱不知平原曠遠之爲安人不從横逆

場中磨煉一番過來誰知無事爲眞福惟周海門有詩云門對青山俯碧江高朋滿座酒盈缸此中不識何爲苦還是西方是樂邦知此趣味庶不負却一生清福

漢武從不移步處識霍博陸從不轉盼處識金日磾竟以託孤寄命許二人葢當大任處大變者必有一段凝神鎮重的氣象方能以暇應卒以靜制動如淝水之戰謝安不以賭棋制勝渲

淵之後寇萊公以酣寢成功皆用是道若王恒之倒執手扳殷深源之竟達空函夫先自亂已又安能定天下之亂哉

前人對菊詩云三閭大夫不願醉五柳先生不願醒一醒一醉緣何事坐對寒花烟滿庭噫不願醉者偏於清不願醒者偏於和總不若清不絕俗和不尚同醒醉兩忘纔是涉世一圓機也

天欲禍一人必先以小喜驕之天欲福一人必

先以小懼微之故項籍之敗不敗於烏江之刎。而敗於鴻門之一宴劉季之興不興於咸陽之入。而興於睢水之一圍所以語云福來不必喜看他會受禍來不必憂看他會救亦名言也

楊誠齊贈佗頭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舊一頭佗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

大抵居色界者欲累牽易掃除入空門者理纏最難擺脫事理兩拋色空雙泯纔得逍遙

義士之死而禁烟感孝子之哀而罷社聞歌聲而楚軍夜散聽笛韻而胡騎北走是爲情所動也至於盜牛之人受王烈之布而攺行受賄之吏領太宗之絹而易節又爲義所激也故以力服人不若以情感人者眞以法驅人不若以義動人者切

韋澳兄温與中丞高元裕友善謂澳曰高君端士也汝往一面必得御史澳曰然恐無呈身御

史也竟不往又趙抃舉吳中復爲監察亦未識面或問何以舉之抃曰昔人耻爲呈身御史吾豈薦識面臺官耶大抵薦人者不舉識面臺官纔可礪上氣薦於人者不爲呈身御史纔可明官箴道固兩相成者不然上喜奔競而欲在下者羔贄不餙下工夤緣而欲在上者竿牘不通得乎

虎生三子其一爲豹虎以其不類已也未及濡

霧而以餉山神鸛生三子其一爲鶴鸛以其不類已也未及項朱而投之地下夫人於同已者則附之於異已者則擠之皆是類也豈知體從何分一膜之外便相睽絶是我先成天地間一異物矣將何共立宇内乎

秦少游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傅白施朱作後生說與時人須早計隨宜梳洗莫傾城行太高則毀來才太美則忌生隨宜梳洗平易近人令人

人可親也何必驚世駭俗以致終身不嫁哉

東坡酷愛西湖故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也相宜又云雲山已作蛾眉淺山下碧桃清似眼又爲西子傳神也迺遊者往往以歌童舞妓濁亂清景直所謂花上晒裩松間喝道也故范景仁云湖中多少遊湖者半在斷橋烟柳間盡逐春風看歌舞幾人着眼到青山

獸知觸邪草知指佞此物性之方正者羊知跪

乳鳥知反哺此物性之仁慈者不解說法馬解聽琴此物性之通悟者犬能輾草馬能垂韁此物性之機警者人爲萬物之靈而徒醉生夢死隨波逐流汶汶一世悲夫

文章雖雕蟲小技然須精神煥發情狀宛然從吾心出從人心入語快令人願開語愁令人眉蹙語怒令人按劍語激令人投筆心寒自石纔是文章妙境不然卽風雲滿紙月露盈篇不過

一翦綵之花而已焉用文之

有僧於門上壁上窗上各書一心字者一僧云門上還他箇門字壁上還他箇壁字窗上還他箇窗字又一僧云字義炳然何勞復書葢物理自足只還他一箇本色便是了手工夫若復用意緣飾卽蛇足矣

漢文帝終身不能富鄧通漢武沒世不能貴李廣其遭際何難也張寶藏蕞擬一方竟登三品

車千秋白頭翁一語遽陟相位其遇合何易也至如孟浩然以詩名世明皇素慕之及見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二語竟終身擯之孟貫謁周世宗其禮敬之及見莫伐有巢樹休移無主花二語亦罷歸不用此又將得還失既亨復屯者總之造物播弄英雄顛倒豪傑耳君子居易聽之固不宜爲躍冶之金亦不可效乞憐之犬

晉李涉渡江遇盜涉謂盜曰吾乃詩人李涉也

盜因懇其詩渉贈一絶云微雨蕭蕭江上村緑林豪客夜知聞而今不用相囘避世上相逢半是君盜因禮謝而去又沈文卿一絶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君來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束也堪携去教兒曹盜亦避去夫兇頑莫如盜猶可以詩書動乎

晉周僕射言談放曠人或譏之周曰吾如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此言豪而非誕大抵千

尋之木。無嫌數尺之朽。方尺之璧。難辭半點之瑕。大丈夫磊落駿偉。若以曲過疵之。豪邁反爲掣肘矣。取長舍短。掄才者固自有權焉。

昔人論詩文。要單刀直入。不宜周緻綿密。密則神氣拘迫。踈則天眞爛熳。氣韻之生死。皆判於此。然豈惟詩文爲然。吾以爲周密之人。餙貌矯情。純用機巧。踈狂之士。披心露膽。獨任天眞。人心之醇漓。世道之隆汚。亦從此分也。人有云

寧爲薄倖狂夫毋爲厚顔君子言雖激而意則懇矣

秦封松爲大夫晉封石爲三品後李誠之詠松云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朝曾作大夫官荆公詠石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夫松石一無知物也稍爲二朝點染竟受萬世包彈况士君子乎哉

語云門無國士家雖大必敗座有嘉賓家雖微

必與故晉公子從遊有三賢士識者必其成霸功宋壽王門下有三大才相者必其居帝位然則縉紳之家富厚之室無高人勝士以為入幕之賓乃徒與宵人媚子相為阿比吾恐門無桃李之蔭室有蒺藜之殃矣

趙德麟坐草疏入籍為黨人後遇張文潛等慰之德麟因誦王獻解昭君怨云莫怨宮人醜畫身莫嫌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秖是宮

中一舞人。近一娼婦適一吏。歌舞連宵未幾吏坐事發配。與婦泣別。盧梅坡戲題云。昨夜笙歌擁畫樓。今朝涕泣送行舟。不如嫁作商人婦。免此江頭一段愁。噫胸中藏福。歡處戚悲。天下事何常之有。

天下惟艷麗妖冶之色。最易黚人潔白之操。是易銷人剛勁之氣。此古人以尤物稱爲禍水。如陶穀奉使吳越。恃才凌忽。莫有抗者。及爲郵卒

女所許。竟漸沮而失措。何郯按節成都。欲察文潞公不法。爲張俞家妓所梁。卒不能發一語而還。晦菴云。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旨哉。

木必生機槁也。而後蠹蝕之。人必正氣衰也。而後鬼害之。故君子欲鎮壓奸邪。無別法。只是飭躬正巳而巳。如見曾仲連。使人諱言名利。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魏公子終席嫌讓平原君

不敢言獻五城尹翁歸難以私干于定國不敢
見于邑子如端人正士危坐中堂一切羣魔自
爾遁跡不然陰爲垢穢陽以潔白拒人是欲聚
羶却蚋也得乎

士君子乘時有爲須是認得人真如韓信認得
漢高項羽二人故登壇之日便決楚漢雌雄孔
明認得玄德曹操孫權三人故三顧之時便定
三分天下不然如范增之依項羽荀彧之歸曹

膏肓投苟附名實兩空徒博後人一笑

猶之捕鼠鷹之擊兎其始也凝然不動寂然無聲及一遇鼠兎遂迅若流星掣電而不可測威若疾雷震霆而不可當葢其神之凝處正威之所由奮氣之翕處正力之所由雄此古來大有爲之人其乘時欲如矢者其待時必如死

鑠金之暑常生於凝寒折膠之寒必起於酷暑故韓信之被擒醞釀於躡足寇公之見斥胚胎

於拂鬚霍光之受誅萌芽於驂乘益盛裡藏衰
泰中寓否理勢之必然吾人遇造化圓滿處便
防他缺陷我遇人事優濃處便防他冷落我斯
見幾明決者矣

人有不善未嘗不知然常自知之而自為之如
子雲之美新阮藉之勸進范質之下拜為救死
計耳猶可原也至于周本賀徐知誥篡位歸郎
飲藥而死然與其死於既賀之後就若死於未

賀之前林希草子瞻謫詞退謂人曰一生名節壞矣然與其草之而壞名孰若不草而全節總之係戀覬覦隱忍不決故明知而明犯之固可遲回顧戀作千古罪人哉

張子房欲行其術則託之黃石公欲庇其身則托之赤松子欲定國儲則托之商山四皓又如時當固陵始議韓彭之地事值復道方謀雍齒之封功成不宰名成不居若見若隱眞得猶龍氏遺術





